

京劇叢刊

第十五集

連環計
審頭刺湯
水簾洞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京劇叢刊

第十五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 劇
京 劇 叢 刊
第 十 五 集

編 輯 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協興成印刷廠印刷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562) [IV V 15] 本書 61500 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3000 冊

定價 4,0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

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連環計	一
審頭刺湯	奎
水簾洞	三



310023



連
環
計

前記

漢末，董卓獨攬大權，驕奢專橫，又收呂布爲義子，如虎添翼，百官震慄。司徒王允欲剪除之，苦無良計。府有歌姬貂蟬，見允日夜憂思，深爲感動，自願獻身除賊。王允乃定下連環之計，將貂蟬先許呂布，後獻董卓。董、呂二人，終因貂蟬反目成仇，自相殘殺。

本劇是中國京劇團的演出本，由演員葉盛蘭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另外，王瑤卿先生的『連環計』劇本，亦將另行整理。

連環計

第一場

〔二家將、張溫上〕

張溫：（念）董卓專朝政，何日除讒臣。

老夫，張溫。可恨董卓老兒在朝專權，上欺天子，下壓羣臣；我與袁術修下書信，共滅國賊。今有老賊請我省台相會，不知爲了何事。——左右！打道省台！

二家將：啊！

〔同下〕

第二場

〔二家將、王允上〕

王允：（唱西皮搖板）

董卓專權令人恨，

上欺天子害忠臣。

老夫，司徒王允。可恨董卓老賊，在朝專權，上欺天子，下害忠良，是我早有滅却國賊之心，怎奈無機可乘。今日老賊有帖相約省台赴筵，不知爲了何事，只得隨班前往。——左右！省台去者！

（唱搖板）

人役帶路省台進，

〔圓場。張溫、李肅、黃琬、士孫瑞、李儒、董旻、董璜上〕

衆：司徒大人！

王允：（接唱）又見列公禮相迎。

列位大人，今欲何往？

張溫：今有董太師約我省台相會，不知爲了何事？

王允：下官也正爲此事而來。

張溫：如此一同前往。

衆：請！

〔圓場，二家將下〕

王允：太師還未見到來。

董卓：（內）校尉的，打道省台。

〔牌子。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上〕

衆：參見太師。

董卓：列公倒先來了。

衆：恭候太師多時了。

王允：相約我等，不知爲了何事？

董卓：只因我兒奉先在虎牢關前大戰一十八路諸侯，勞苦功高，又蒙列公相助，扶

天子遷都至此。如今諸侯俱懷異心而散，正是無事之秋。備得酒筵，請列公同吾兒歡聚一番。

衆：我等奉陪太師。

董卓：酒筵擺下！

〔牌子，各入座〕

董卓：請。

衆：太師請！

〔牌子，飲酒〕

呂布：（內）馬來呀！

〔四軍士、呂布上。下馬，入內〕

呂布：參見相父。

董卓：罷了。

呂布：謝相父。——列位大人！

衆：溫侯！

董卓：我兒爲何來遲？

呂布：這個……有機密大事回稟相父。

董卓：你且講來。

呂布：這……（遲疑）相父附耳上來。

〔呂布與董卓耳語〕

呂布：還有書信一封，相父請看。

董卓：拿來我看。（牌子，看信）將張溫拖下綁了，綁了！

〔校尉綁張溫〕

張溫：爲何將我綁了？

董卓：嘿嘿！自己所作之事，還敢裝呆？私通袁術，欲圖於我，哪裏容得！——奉

先，斬！

〔呂布拔劍斬張溫〕

王允：啊太師，但不知張溫身犯何罪，爲何將他斬首？

董卓：張溫老兒私通袁術，欲圖於我，不是書信錯下在奉先之手，老夫的首級不出

數日，就獻在他人手內。列公不必多疑。

王允：但不知書信可容下官一看否？

董卓：拿去看來！

王允：（看信）嘿！張溫啊張溫！太師待你不薄，你不該私通袁術，欲害太師。似你這樣無義之人斬者無虧！

李儒：張溫真乃死有餘辜也！

董卓：拿過來。——來，將張溫屍首拖了出去！

〔校尉搭張溫屍下〕

董卓：列公，今日之宴要改爲人頭會。從今之後，順吾者昌，逆我者亡，若有與張溫同樣者，叫他死無葬身之地。——校尉的，順轎回！

衆：送太師！

〔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下〕

〔四軍士、呂布下〕

〔李儒、董曼、董璜下〕

〔二家將暗上〕

王允：好奸賊！

〔唱西皮散板〕

老賊作事心腸狠，

殘害忠良殺張溫，

忍着怒氣回府門——

思一良謀除佞臣。（下）

第三場

〔貂蟬上〕

貂蟬：（念引）守身如玉，怎能學，女中英奇。

（念詩）清夜難眠暗自吁，花陰月轉粉牆西，

欲知無限含情處，十二欄杆不語時。

我，貂蟬。自幼父母雙亡，落在王司徒府中，習學歌舞，充當歌姬。自幼也會

讀過詩書，頗知大義；因此，多蒙老爺寵愛，待如親生。這幾日見老爺愁眉不展，面帶憂容，莫非朝中有甚麼爲難之事；又不敢向前相問。看天已昏黑，東方明月將升，不免去到花園，對月祝告一番便了。

（唱西皮原板）

都只爲董卓賊獨把權攪，
挾天子令諸侯氣燄冲天。

這幾日見老爺愁容滿面，
定有那爲難事難對人言。

進花園跪塵埃（轉搖板）對月祝念，
願老爺國家事早遂心田。

〔王允上〕

王允：（唱西皮散板）

轉過了荼蘼架牡丹池畔，
借月光信步兒來到花園。

貂蟬：（嘆氣）唉！

王允：啊？

（接唱）是何人在此間長吁短嘆。

哦！

原來是府中的歌姬貂蟬。

且住，我道何人，原來是府中的歌姬貂蟬，在此對月長嘆，不知是何原故？有了，待我嚇她一聲。——哪，膽大貂蟬，黑夜之間爲何在此長嘆？

貂蟬：呀！

（唱西皮搖板）

猛然間只聽得有人嚇喊，

見老爺發怒容站立花前。

起身軀我這裏把禮來見，

望老爺恕婢子冒犯尊顏。

原來是老爺在此，婢子不知，望乞寬恕。

王允：貂蟬，黑夜之間，不去安寢，獨自一人在此長嘆，定有私情。

貂蟬：啊，老爺且莫動怒，容婢子陳明肺腑之言。

王允：好，起來！

貂蟬：是。

王允：講！

貂蟬：是。老爺呀！婢子近日見老爺愁眉不展，面帶憂容，想是朝中定有難決之事，

婢子又不敢動問，因此來在花園對月長嘆。

王允：唉！朝中縱有大事，你一個女孩兒家也萬難辦到，快快回房歇息去罷！

貂蟬：老爺！婢子雖是女流，頗知大義。想我貂蟬自幼多蒙老爺撫養，無以為報，

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倘有用我之處，婢子萬死不辭。

王允：（自語）哎呀且住！聽貂蟬之言，頗含忠烈之性。如今要滅國賊，莫非就應

在此女身上？——啊，貂蟬，方才的言語可是真的？

貂蟬：焉有假意。

王允：隨我去到暖閣，有話對你言講。

（唱西皮搖板）

手挽手與貂蟬暖閣來進，

不由我一陣陣淚洒衣襟。

爲國家我只得屈膝跪定，

貂蟬：啊老爺，快快請起。

王允：（接唱）你快快搭救那無數生靈。

貂蟬：老爺若有用我之處，就請吩咐。

王允：哎呀貂蟬哪！百姓有倒懸之苦，我君臣有累卵之危，非你不能救也。

貂蟬：但不知是怎樣救法呢？

王允：只因董卓老賊在朝專權，上欺天子，下害忠良，他有一義子，名喚呂布，驍勇

非常，兵權俱在他父子之手，看來定要篡逆。是我早有滅却國賊之心，怎奈

無機可乘。想此二賊俱是酒色之徒，方才聽你的言語，我倒想起一連環之計。

貂蟬：何爲連環之計？

王允：我有意將你拜在我的膝下，認爲義女，將你許嫁呂布，然後再獻於董卓。你在

其中取事，使他父子成仇，國賊可滅。哎呀貂蟬哪！若能大功成就，你可算得是女中的豪傑也！

貂蟬：婢子無不從命，如此爹爹請上受女兒一拜！

（唱西皮散板）

貂蟬施禮忙拜定，

父女同心滅賊臣。

王允：（接唱）連環之計已議定，

回房歇息去罷！

貂蟬：遵命！

（接唱）要學西施惑吳君。（下）

王允：不想貂蟬有此丈夫氣概，乃漢室之幸也。我明日用金珠嵌成金冠一頂，差人送與那呂布。想他乃是貪利之徒，必定收下，親自前來謝我；那時節留他府中小宴，見機行事便了。正是：

安排香餌絲綸釣，管教魚兒自上鉤。（笑）哈哈……（下）

第四場

〔四軍士、二旗牌、呂布上〕

呂布：（念引）勇冠三軍，威名震，整頓乾坤。

〔家院甲上，家院乙、丙搭金冠上〕

家院甲：來此已是。——門上哪位聽事？

旗牌甲：什麼人？

家院甲：煩勞通稟，王大人差人求見。

旗牌甲：候着。——啓溫侯，今有王司徒差人前來求見溫侯。

呂布：傳。

旗牌甲：是。——溫侯傳。小心了！

家院甲：是。

〔搭金冠進內〕

家院甲：叩見溫侯。

呂布：罷了，到此作甚？

家院甲：奉了王大人之命，送來紫金冠一頂。有書信一封，溫侯請看。

呂布：呈上來。——待我拆開觀看。

〔牌子，看信〕

唔乎呀！果然寶冠一頂。（笑）哈哈……收下就是。下面領賞。

家院甲：謝溫侯。

〔家院甲、乙、丙下〕

呂布：哎呀且住，王司徒真乃趣人也，知俺在虎牢關失了金冠一頂，故作寶冠相送與我。哎呀，想他如此厚意，倒要親自謝他一謝。——左右！打道司徒府去者！

〔牌子。圓場，家院迎上〕

家院：有請大人！

〔王允上〕

家院：溫侯到。

王 允：說我出迎。

家 院：大人出迎。

王 允：啊溫侯！

呂 布：啊大人！

王 允：（同笑）啊哈哈……

〔進內，四軍士下〕

王 允：不知溫侯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呂 布：哎呀，豈敢！蒙賜金冠，壯我威容，當面謝過。

王 允：豈敢，微物拜瀆，何勞致謝。曹、劉兵敗，皆溫侯之力也。

呂 布：哎呀惶恐啊，惶恐！

王 允：溫侯駕臨，蓬蓽生輝，備得酒筵，待下官把盞。

呂 布：怎麼，到此就要叨擾。

王 允：看筵。

〔牌子。定席，入座〕

王允：啊溫侯！

呂布：大人！

王允：下官命人送去金冠，不知溫侯可中意否？

呂布：哎呀，不是大人提起，我倒忘懷了。但不知金冠是何良工巧匠所做？

王允：並非良工巧匠，乃是小女親手所做的呀。

呂布：怎麼，是令媛親手製做的？

王允：正是。

呂布：哎呀……世上有這樣聰明小姐！哦，小將有意請小姐出堂，當面拜謝，不知

大人你意下如何？

王允：這……

呂布：哎呀，我冒昧了。

王允：啊溫侯，我們乃是通家之好，見見又待何妨。——家院，有請小姐出堂。

家院：請小姐出堂。（下）

〔貂蟬上〕

貂蟬：（唱西皮搖板）

整妝移步出蘭房，

懷揣香餌到華堂。

含羞不語嬌怯樣，

深施一禮站一旁。

呂布：（接唱）舉目不禁神魂蕩，

雲鬢花顏一紅妝。

啊大人，這位小姐敢莫就是令媛？

王允：正是小女。——兒啊，這就是你素日敬慕的呂溫侯，向前拜見哪！

貂蟬：是。——溫侯在上，奴家萬福。

呂布：不敢，小將有禮。——啊大人！

王允：溫侯！

呂布：何不請小姐入席同飲哪！

王允：是呀！——兒呀，快快與溫侯把盞。

呂布：不敢勞動，不敢勞動！（笑）哈哈……

（唱西皮搖板）

深感司徒情義大，

又蒙小姐美意佳。

忙將斗酒來飲下，

〔呂布呆視貂蟬〕

王允：溫侯請酒，溫侯請酒！

呂布：哦，請哪！

（接唱）神思昏昏心如麻。

貂蟬：溫侯啊！

（接唱）溫侯威名揚天下，

閨中聞聽常羨誇。

滿腹情思難講話，

〔呂布、貂蟬相對注視〕

王 允：溫侯請酒！

呂 布：請哪！（笑）哈哈……

貂 蟬：（接唱）兩腮紅暈無話答。

〔家院上〕

家 院：啓大人，朝房有事，請大人即刻前去。

王 允：知道了。

〔家院下〕

王 允：唉！正在與溫侯飲酒，不想朝中有事；如若前去，又無人陪伴溫侯。哎呀，這

倒兩難了。

呂 布：啊大人，既然朝房有事，小將暫且告退，改日再來請教。

王 允：哪有不歡而散的道理呀。有了，就命小女在此陪伴溫侯飲酒。

呂 布：啊，小姐在此，使不得吧？

王 允：噯，我們乃是通家之好。——兒啊！你就在此陪伴溫侯飲酒，我去去就回。

〔貂蟬故作羞澀，欲行〕

王允：兒啊，你何必這樣小家之氣！我與溫侯乃是通家之好，在此陪伴何妨。爲父去去就來。（欲行，復回）啊，兒啊，爲父在朝全仗溫侯，我兒要好好陪伴。

呂布：啊大人，你去去就來呀！

貂蟬：啊爹爹，要快些回來。（作手勢）

王允：（會意）知道了。

〔王允下〕

呂布：小姐請坐。

貂蟬：溫侯請坐。

呂布：請問小姐芳名？

貂蟬：小字貂蟬。

呂布：青春幾何？

貂蟬：虛度一十八歲。

呂布：可曾適人否？

貂蟬：這……尚未。

呂布：哎呀，青春麗質，怎麼錯過佳期。

貂蟬：易經有云：『遲歸終吉。』

呂布：小姐既知『遲歸終吉』，你可知詩經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貂蟬：唉，只是未遇英雄耳！

呂布：英雄麼？小姐，想俺呂布自出世以來，赤兔馬踏平天下，畫戟震動乾坤；俺

呂布可算英雄麼？

貂蟬：將軍麼？

呂布：嗯——

貂蟬：可算萬將無敵，天下第一英雄也。

呂布：小姐既知布是英雄，你就該許……

貂蟬：許什麼？

呂布：許字啊！

貂蟬：將軍乃當世英雄，承蒙不棄，無不樂從，惟願將軍勿使我有白頭之嘆而已。

呂 布：哎呀！既蒙小姐見允，俺焉能負盟，呂布之心情願對天一表。蒼天哪！

（唱西皮搖板）

你我今日結朱陳，

空中過往有神靈，

呂布若負貂蟬女，

罷！

死在千軍萬馬營。

〔王允暗上，偷聽〕

貂 蟬：溫侯啊！

（接唱）蒙君多情我心領，

呂 布：小姐！

貂 蟬：溫侯！

呂 布：（笑）啊哈哈……

貂 蟬：（同唱）誓願白首不負盟。

〔王允闖入〕

王允：啣！這還了得，還不下去！

〔趕貂蟬下，呂布驚惶無措〕

王允：噯！我好意請你過府飲酒，又命小女出堂陪伴，怎麼你竟調戲我的女兒，是何道理呀？

呂布：這個……

王允：哦，溫侯莫非吃醉了？

呂布：（裝醉，嘔吐）哦，喔……

王允：果然吃醉了。

呂布：我今醉矣。

王允：啊溫侯，莫非有喜愛小女之心麼？

呂布：哎呀，令媛美人也！（嘔吐）

王允：下官有意將小女配與溫侯爲妻如何？

呂布：大人此話當真哪？

王允：當真。

呂布：好，如此岳父大人請上，受小婿一拜。

〔急跪拜，王允攙起〕

呂布：但不知吉期約在何時啊？

王允：這吉期麼？今日十三……

呂布：哦，就是今日吧！

王允：嗯，來不及了。明天十四……

呂布：明日可好？

王允：明日是個月忌日。

呂布：月忌也無妨啊！

王允：噯，使不得，使不得！

呂布：幾時呢？

王允：後天十五……

呂布：十五日？

王允：十五是個單日期。

呂布：你看這倒難了。幾時啊？

王允：噯，準定十六日，送小女過府成親如何？

呂布：十六日？

王允：十六日。

呂布：一定？

王允：一定。

呂布：有準？

王允：有準。

呂布：（同笑）啊哈哈……

呂布：告辭了！

〔四軍士上，牌子，呂布、四軍士同下〕

王允：家院快來！

〔家院上〕

王允：拿我名帖，去請太師過府飲宴。

家院：遵命。

王允：轉來！對太師言講：酒席宴前有要事相商，還有歌姬奉舞。快去、快去！

家院：是。（下）

王允：正是：今日定下計連環，父子成仇頃刻間。（下）

第五場

〔牌子。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上，下轎〕

董卓：老夫自殺張溫之後，心中悶悶不樂。前者着人去到郿塢，廣徵美女，聞報選齊，因此到那裏住了幾日。方才回朝，與萬歲交談了許久，如今回府休息。——左右，伺候了！

〔門官執帖上〕

門官：啓稟太師，王司徒請太師過府飲宴，東帖呈上。

董卓：拿來我看。（看帖）老夫方才回來，身體疲倦，回謝他吧！

門官：啊太師，來人言道，有要事相商，席前還有歌姬奉舞。

董卓：哦，如此回他即刻就到。

門官：是。（下）

董卓：（笑）哈哈……司徒趣人也。聞得奉先近日與他過從甚密，老夫若得此人，不難身登九五。——左右，打道司徒府。

〔牌子，圓場。家院迎上，請王允上〕

家院：董太師駕到。

王允：鼓樂相迎。

〔吹打，出迎〕

王允：太師！

董卓：司徒！（笑）哈哈……

〔進內，四軍士下〕

王允：太師在上，下官大禮參拜。

董卓：生受你了。

王允：太師降臨，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董卓：多蒙司徒相召，輕造潭府，望乞海涵。

王允：豈敢，今當下官賤辰，特備酒筵與太師痛飲。

董卓：這，擺下就是。

王允：將筵擺下。

〔設筵，入座。四校尉、家院下〕

王允：太師請！

董卓：請！

〔牌子，飲酒〕

董卓：啊，司徒，有何要事相商？

王允：（外覷，低聲）太師英名揚於天下，仁德佈於四方，何不早登九五，以安人心天意。

董卓：哎呀呀！老夫功微德薄，怎敢爲君哪？

王允：太師此言差矣。

董卓：何差？

王允：想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太師有何不可？

董卓：好好好！老夫得了天下，少不得要封你開國元勳。

王允：謝主龍恩。

董卓：平身。尙早哇！（笑）哈哈……

王允：太師請！

〔牌子，飲酒，家院暗上〕

王允：歌姬們走上。

家院：歌姬們走上。（下）

〔四歌姬、貂蟬上〕

貂蟬：（唱西皮搖板）

畫堂結彩紅燈映，

恰似君王宴宮庭。

王允：見過太師！

衆：叩見太師。

董卓：罷了。

王允：歌舞上來！

衆：遵命。

貂蟬：（唱南梆子，起舞）

領羣芳齊獻舞席前立定，
似嫦娥離月府降下凡塵，
兩旁裏陪襯着佳人紅粉，
故意兒爭獻媚眉眼傳情，
似蝴蝶穿花叢飛翔隱隱，
又好似蓮池畔出水的蜻蜓，
弄花枝拂翠袖席前舞定。

〔齊舞〕

貂蟬：（接唱搖板）

假作那嬌羞態俯首弄裙。

董卓：（笑）哈哈……

（唱西皮搖板）

衆美女一個個體態輕盈，

引得我老年人起下了少年的心。

歌姬中爲首的又美又俊，

轉面來問司徒她叫何名？

王允：她叫貂蟬。

董卓：哦，貂蟬，這個名字響亮得很哪！

王允：啊，貂蟬過來，叩見太師。

貂蟬：是。——與太師叩頭。

董卓：哎呀，罷了。（笑）哈哈……貂蟬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貂蟬：一十八歲了。

董卓：哦，一十八歲了。

貂蟬：正是。

董卓：哎呀，司徒，巧得很。她十八歲，老夫我……

王允：太師呢？

董卓：五十八歲了。（笑）哈哈……風姿絕世，真乃神仙界中人物也。嘿嘿，司徒，你可知老夫的心事啊？

王允：太師有何心事？

董卓：哎，老夫府中儘有扛不動的金銀山，却無可人意的解語花呀！

王允：太師此言，下官倒明白了。

董卓：明白何來？

王允：太師莫非喜愛此女？

董卓：哈哈……司徒真趣人也。

王允：下官有意將此女獻於太師，朝夕侍奉如何？

董卓：哎，司徒，你此話當真？

王允：當真。

董卓：是實？

王允：是實。

董卓：老夫多謝了，哎呀，多謝了。（笑）哈哈……

王允：擇一良辰將此女送上府去。

董卓：哎，今日就是良辰吉日。

王允：哦，哦。

董卓：叫貂蟬速速更衣，隨老夫同車而歸。

王允：是，是。——啊，貂蟬快去更衣！

〔四歌姬、貂蟬下〕

董卓：（同笑）哈哈……

〔吹打。四軍士、四校尉、車夫上，丫環攙貂蟬上，上車〕

王允：啊，貂蟬，好好侍奉太師。

董卓：司徒，改日再造府親謝。告辭了。

〔王允下，董卓、貂蟬等同下〕

第六場

〔二軍士提燈引呂布上〕

呂布：（念）藍橋已過銀河阻，叫人心中心費躊躇。

唉！王司徒將貂蟬許配於我，聞得又送與太師，如此相戲，倒要與他理論。——左右，司徒府去者。

〔圓場。家院上〕

家院：有請大人。

〔王允上〕

王允：何事？

家院：溫侯到。

王允：說我出迎。

家院：大人出迎。（下）

王允：啊，溫侯！

〔呂布怒視王允，入內〕

王允：啊，溫侯，怒氣不息爲着誰來？

呂布：王司徒！你將你女許配於我，你怎麼又送與太師？你出乎反乎，王司徒！莫非你視我寶劍不利麼？

王允：溫侯息怒，請坐下講話。

呂布：哼，看你講些甚麼！

王允：下官在朝房遇着太師，問道下官：『啊，司徒大人，你有一女名喚貂蟬，許與奉先了麼？』下官不敢隱瞞，以實相告；午後，太師就到舍下來了。酒席筵前，下官叫小女出堂拜見公公。太師一見，十分的歡喜道：『此女貌美，正配我兒奉先，待我帶回府去，與他二人完婚。』你不問青紅皂白，進得府來就是這樣地待我，真真的豈有啊，嘿，此理！

呂布：哎呀，若不問個明白，險些自誤。司徒大人少坐一時，待我回去，看個明白，再做道理。告辭了。——帶馬。（上馬）

王允：送溫侯。

〔二軍士、呂布下〕

王允：嘿嘿，這一下呀，可就熱鬧了。

〔王允下〕

第七場

〔貂蟬上〕

貂蟬：（唱西皮正板）

捨身只爲除國害，

連環之計巧安排；

董卓老兒他不解，

呂布爲何不見來？

閑對菱花修眉黛，

〔呂布暗上，偷覷〕

貂蟬：（接唱散板）

窗外一人暗徘徊。

呂布：噫！

〔二人做手勢〕

董卓：（內）貂蟬，攙我來。

〔呂布驚，急下。貂蟬下〕

第八場

〔李儒上〕

李儒：（唱西皮搖板）

太師既要圖大業，

不該又將女色貪。

下官，李儒，乃董卓師之婿。前聞王司徒送了太師一妾，名叫貂蟬。太師一連三日未曾入朝，恐怕太師因美色而誤了自己的大事，不免到相府見機相勸一番便了。

(唱搖板)

相府去把太師見，

要用苦口勸一番。(下)

第九場

〔貂蟬上〕

貂蟬：(唱西皮原板)

丁香舌吐青鋒劍，

要與漢家除佞奸。

梳裝已畢繡閣轉，

假獻殷勤立床前。

啊，太師，天不早了，該起床了。

〔貂蟬掛起繡帳〕

董卓：哎呀呀，老夫昨晚薰薰大醉，以致貪睡未起，原來美人早已梳裝完畢了。

貂蟬：伺候太師更衣。

董卓：攙我下床。

〔貂蟬攙董卓出帳〕

董卓：貂蟬，似你這樣閉月羞花之貌，侍奉老夫，甚慰吾心，只顧朝歡暮樂，數日不曾上朝了。

貂蟬：太師，不要上朝才好。

董卓：却是爲何？

貂蟬：昨日太師正在午睡之時，窗外有一頭戴金冠之人，不住偷看妾身，此人定然不懷好意，

董卓：哦，有這等事，想是呂布這個奴才。啊，貂蟬那呂布是個酒色之徒，再若來時，須要躲避才是。

〔呂布上，入內〕

呂布：呂布參……

董卓：迴避了！

〔董卓急將貂蟬掩入帳內〕

董卓：兒啊，關前有事無事？

呂布：無事。

〔貂蟬自帳內向呂布作手勢，呂布張望〕

董卓：你我雖是父子，以後見面之時，須要通報一聲。這臥房之中，不可隨便出入，才是規矩。聖上有旨宣爲父今日入朝，吾兒保護爲父前往。下面更衣去罷！
更衣去罷！

〔呂布未聞董卓語，董回頭見呂呆視帳內〕

董卓：啞！大膽的小畜生，如此無禮，戲吾愛姬，不念父子之情，定要問罪。快快與我滾了出去！

呂布：遵命。（下）

董卓：唉，真真的豈有此理。

〔貂蟬自帳內出來〕

貂蟬：哎呀太師呀，妾在帳後，觀看呂布兩眼不住往帳內偷看妾身。太師平日待他

十分恩厚，不想生此不良之心，果然不出妾身所料，日後須要多加防範，如若不然，妾必被他所算。太師作主哇！（哭）

董卓：不必啼哭，待等機會抓個錯處，將他攆了出去，也就是了。唉，坐下，坐下。

〔丫環上〕

丫環：啓稟太師，李姑老爺到。

董卓：（向貂蟬）迴避了。

〔貂蟬下〕

董卓：叫他進來。

丫環：有請李姑老爺。（下）

〔李儒上〕

李儒：（內）嗯哼！

（上念）只爲謀大事，打動太師心。——參見太師。

董卓：賢婿到了，請坐。

李儒：謝座。

董卓：到此何事？

李儒：特來問安。

董卓：有勞賢婿動問。老夫就要上朝面君，不留你多談，回府去罷！唉！

李儒：啊，太師，爲何長嘆哪？

董卓：我就對你實講了吧。可恨呂布這個奴才，調戲我的愛姬貂蟬。哎呀！氣死人了！

李儒：哦，原來爲此呀！啊太師，爲了一個女子，不要傷了你父子的和氣呀！

董卓：這個，賢婿之言倒也有理，只是方才老夫，一怒之下將他逐出，如何是好？

李儒：不妨，不妨，那呂布最貪小利，何不備上一份厚禮，小婿與他送去，再用言語安慰於他，管保無事。

董卓：如此甚好，就煩賢婿備下金帛，對那呂布去講，老夫方才起來，精神有些恍惚，叫他莫要掛懷的才好。

李儒：是，是。告退。

董卓：去吧！

〔李儒下〕

董 卓：待老夫後面更換朝服，準備上朝便了。（下）

第十場

〔呂布執戟上〕

呂 布：（唱西皮散板）

心中只把老賊恨，

霸佔我妻滅人倫。

不想貂蟬果被老賊強佔。且喜老賊今日上朝去了，是俺偷空回來，不免尋找貂蟬便了。

（接唱散板）

如若不能遂人願，

枉在人間走一番。

且尋貂蟬去會面。

〔圓場，貂蟬上〕

貂蟬：（接唱）只見溫侯立堂前。

溫侯，好難得見你面！此處不是交談之地，且到鳳儀亭等我，我隨後就來。
速速前去要緊。

呂布：如此，俺先去等你便了。——正是：

潛身且入花叢去，等候玉人下瑤台。（下）

貂蟬：且住！看呂布已去，我不免去到鳳儀亭中，用花言巧語矇哄於他，甘心爲我驅使，國賊可除矣！

（唱散板）

拂柳分花將園進，

救國難顧我女兒身。（下）

第十一場

董卓：（內）請駕回宮。

〔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上〕

董卓：左右，可曾看見那呂布？

衆：回府去了。

董卓：啊，回府去了！打道回府！

〔衆同下〕

第十二場

〔呂布上〕

呂布：（唱西皮散板）

邁步且把花園進，

只見貂蟬到來臨。

〔貂蟬上〕

貂蟬：（唱散板）

故作神慌將園進，

溫侯面前訴苦情。

溫侯啊！我父將我許配於你，只望是美滿姻緣，誰想太師將我強納爲妾，今日得與郎君一訴肺腑。哎呀，妾死也得甘心無恨的了哇……（哭）

呂布：小姐，你的心事我早已明白，並非有意失節，乃被老賊所佔，俺呂布絕不忘你的深情。

貂蟬：溫侯！妾已被老賊所污，恨不卽死，只因未與郎君一訣，故此才忍辱偷生。幸得今日與君相見，將我心事表明；我乃失節之人，不堪侍奉郎君，惟有一死，以明妾志。君前途珍重，勿以妾身爲念。

呂布：小姐！俺呂布若不與小姐成親，非蓋世英雄也！小姐不必悲傷，待我思得良計，你我自有團圓之日。今日老賊上朝去了，是俺偷空回來；若在此久待，恐被老賊見疑。小姐保重，俺就此去也。

貂蟬：郎君！看你這樣懼怕老賊，如狼畏虎，恐你我今生永不能團圓了。也罷！我不免投魚池一死……

呂布：啊！

貂蟬：以了我之癡情也！

（唱西皮搖板）

偌大英雄無血性，

投池一死了殘生。（欲投池）

呂布：（放戟，攔抱）小姐不可輕生哪！使不得！

董卓：（內）貂蟬！貂蟬！

〔在呂布攔抱、貂蟬掙扎時，董卓上〕

董卓：貂蟬！——啞，啞，啞！……

貂蟬：（哭）喂呀！（下）

董卓：啊？你是呂布啊？

呂布：是呂布！

董卓：爾不隨我同路而回，來在鳳儀亭上，調戲貂蟬。你，你，你是何道理？

呂布：啊！這……你……問俺作甚？

董卓：好奴才！近前來，有話對你言講。

呂布：做甚麼？

〔呂布向前，董卓打呂布〕

董卓：好奴才！

（念『撲燈蛾』）

罵聲呂布小畜生，小畜生！

戲我愛姬滅人倫，滅人倫！

怒氣冲天難消恨，

〔拾戟，接念〕

方天畫戟要爾喪殘生！

呂布：你敢！

董卓：小奴才！

〔刺呂，呂踢倒董卓，跑下〕

董卓：好奴才，你往哪裏走，你往哪裏走！哎呀，反了，反了！（追下）

第十三場

〔李儒急上〕

李儒：哎呀呀！不知爲了何事，太師與奉先爭鬥起來，待我趕上前去，解勸便了！
(下)

第十四場

〔呂布上〕

董卓：(內)哪裏走！

〔追上，奪戟，李儒上，攔住〕

呂布：放手！

〔踢倒董卓，奪戟在手，欲刺董卓〕

李儒：(攔)哎呀，不可，不可！

呂布：饒你！(下)

〔李儒扶起董卓，董揪李毆打〕

董卓：好奴才，好奴才！

李儒：不要打，是我。

董卓：打的就是你。

李儒：我是李儒。

董卓：啊，李儒？

李儒：哎呀呀！

董卓：哎呀呀，把老夫我打昏了。攙扶我到書房，有話對你言講。

李儒：啲喝，把我打壞了。

〔攙董卓，圓場，進書房〕

李儒：爲了何事，與奉先爭鬥起來？

董卓：待我慢慢對你言講。

李儒：太師請講。

董卓：可恨呂布這個奴才，調戲貂蟬，誓必殺之，方消我恨。

李儒：啊，太師。爲了小事，不要耽誤了大事。

董卓：啊！此事還小嗎？噯，荒唐，荒唐！

李儒：噯，那呂布既愛貂蟬，何不將貂蟬送與那呂布，也就完了。

董卓：啊！你的老婆怎不送與那呂布啊？

李儒：啊，岳父！

董卓：嘿！你把老夫我氣昏了哇！

李儒：想你老人家，久已存心欲圖大事，全仗奉先輔佐。今爲一女子，激惱於他，只恐大事難圖矣。小不忍則亂大謀，還望太師息怒三思。

董卓：噯，依你之見？

李儒：依小婿之見，莫如趁此將貂蟬賜與呂布，那呂布感太師大恩，必然以死相報，大事可成矣！

董卓：這個……你且回去，容我思之。

李儒：是是。小婿肺腑之言，太師三思。（下）

董卓：貂蟬快來。

〔貂蟬上〕

貂蟬：（唱西皮搖板）

屏風後聽李儒一番議論，

裝愁容拭淚眼再騙賊臣。

（哭）喂呀，太師呀……！

董卓：你這個賤人，怎樣私通那呂布，還不從實講來。

貂蟬：哎呀太師呀！妾因太師上朝，一人在房甚是寂寞，去到鳳儀亭中散步，忽見

呂布走入園來，與我講話……。

董卓：你見他到來，就該躲避的才是。

貂蟬：是呀，妾身前者已看出此人行爲不正，一見他來，趕快躲避。不想那呂布滿

臉笑容，將我攔住，他言道：『我乃太師之子，何用迴避？』一手將我扯

住……

董卓：怎麼樣啊？

貂蟬：欲行無禮。

董卓：可恨的小奴才！後來便怎麼樣啊？

貂蟬：妾身見此情景不對，他又是個武夫，恐怕難逃賊手，甩開衣衫，欲投池自盡，不想被他抱住……

董卓：啊，又怎麼樣啊？

貂蟬：正在難解難分時節，恰巧太師走進園來，救了妾命；不想反說我與呂布私通，喂呀，真真冤枉妾身了哇……！（哭）

董卓：啊，貂蟬，那呂布既然愛你，我就將你許配那呂布。你二人年庚相對，郎才女貌，勝比老夫多矣。

貂蟬：太師呀！太師因此小節，疑惑妾身。也罷！不如死在太師面前，以報恩情便了！

（唱西皮散板）

床間扯下青鋒劍，（摘劍）

玉碎香消報恩情。

〔貂蟬假意自刎，董卓奪劍〕

董卓：使不得。噯，這還了得！

貂蟬：（哭）喂呀，太師呀……

董卓：不要啼哭，方才之事，乃是相戲耳。如此看來，那李儒之言，不能依他。

貂蟬：李儒？哦，明白了。想那李儒與呂布十分交厚，才勸太師將我配那呂布。李

儒呀李儒！你只顧朋友之情，連太師的臉面都不顧了。我恨不得食爾之肉，

方消我心頭之恨哪！（哭）

董卓：你又來了！不要啼哭，方才之言，不要掛懷的才好。

貂蟬：依妾之見，此處不可久居，恐被呂布、李儒所算。

董卓：不妨事，明日你我去到郡塢居住，命李傕、郭汜保駕前往，可保無事。後面備

酒與美人壓驚，隨我來呀！（笑）哈哈……

〔拉貂蟬同下〕

第十五場

〔黃琬、士孫瑞、李肅、王允、董晏、董璜上〕

王允：列位大人請了。

衆：請了。

王允：太師駕轉郿塢，你我前去送行。

衆：請。（同下）

第十六場

〔呂布上，登高，張望〕

〔吹打。四軍士、四校尉、黃琬、士孫瑞、李肅、董旻、董璜、董卓、丫環過場下〕

〔貂蟬乘車上，呂布與貂蟬作手勢，貂蟬示意殺董卓，下〕

〔呂布追望，王允上〕

王允：啊，溫侯。溫侯不隨太師駕轉郿塢，為何一人在此長嘆？

呂布：唉！爲你女貂蟬耳。

王允：你二人還不曾完婚麼？

呂布：哎呀……老賊已納爲己妾了哇！

王允：有這等事？請至舍下一敘。

〔圓場，家院迎上〕

家院：大人回來了。

王允：下面伺候。

〔家院下〕

王允：啊，溫侯，可曾見着小女？

呂布：大人哪！

（唱西皮散板）

令媛深情實可敬，

老賊不該亂胡行。

王允：哦！

（接唱）太師作事行不正，

父納子媳滅人倫。

太師做出此事，豈不被天下人恥笑！並非恥笑太師，笑的下官與溫侯耳。想

下官年邁無用，不足爲道，可惜溫侯乃英雄蓋世，受此奇辱，豈不令人可恨麼？

呂布：這……

王允：哎呀，下官失言了。

呂布：唉！我意欲殺却老賊，怎奈與他有父子之情，又恐怕旁人恥笑。

王允：溫侯，此言差矣。想溫侯姓呂，太師姓董，有甚麼父子之情？他若有父子之情，還不能納你妻爲妾呢！

呂布：這這這……哎！我一定要殺却老賊，以雪我恥。大人，有何計教我？

王允：必須差一心腹之人，去往郿塢，假傳天子命詔，將老賊誣進朝來，我等一齊誅之。

呂布：此計甚好，想李肅因久不遷其官，恨老賊久矣。就命他前去，大功必成。

王允：家院。

〔家院上〕

家院：有。

王允：去請李大人到此，有要事相商。

家院：是。（下）

呂布：李肅到來，待俺用言語打動於他。

王允：全仗溫侯。

〔李肅上〕

李肅：參見溫侯、司徒大人。

王允：李大人請坐。

李肅：呼喚下官有何見教？

呂布：只因董卓專權亂國，欲命仁兄假傳天子命詔，去到郿塢，將那老賊誑進朝來，

吾等將他誅之，同保漢室江山，不知仁兄可願前往？

李肅：下官有此心久矣，恨無同心之人，溫侯與司徒大人既有此意，正符萬民所望，

願照計而行。

呂布：好，速速行之，不得遲誤。

李肅：遵命。

衆：正是：

李肅：明日假傳天子詔，（下）

王允：殺却老賊保漢朝。

呂布：誓報老賊奪妻恨，（下）

王允：嘿嘿！管教他父子動槍刀。（笑）哈哈……。（下）

第十七場

〔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上〕

董卓：（唱西皮搖板）

美人花卉助清興，

貂蟬色藝世無倫。

〔李肅上〕

李肅：（念）假傳天子詔，來誑叛逆臣。——參見太師。

董卓：罷了，到此何事？

李肅：今有天子密詔，太師拜讀。

董卓：拿來我看。（看旨）啊，天子因何有此詔旨？

李肅：只因天子病癒之後，自覺才力不足，願讓有德者居之，與衆臣商議，情願禪位與太師。

董卓：老夫功微德薄，怎敢爲君。

李肅：太師忒謙了。昔日堯禪舜，舜禪禹，不過此也。

董卓：聖上雖有此詔，司徒等他們心意可服？

李肅：司徒等聞得此詔，已着人建造受禪台去矣。

董卓：好好好，你且下面候信。隨我一同入朝。

李肅：遵命。（暗笑下）

董卓：（笑）哈哈……哎呀妙啊！此舉甚合我意。前者司徒在我面前，倍加親近，又將貂蟬送我，說了許多心腹之言，果應受禪，如今方遂老夫心願也。——左右。

家：有。

董卓：命李傕、郭汜守住郾塢，親隨、跟役隨老夫擺駕受禪台。
衆：啊。（同下）

第十八場

〔王允、黃琬、士孫瑞持劍上，過場下〕

〔牌子。四軍士、四校尉、李肅、董卓上〕

李肅：啓太師，已到禁門。待下官陪同太師面君之後，再登受禪台，受諸臣朝賀。
董卓：如此爾等門外伺候。

〔四軍士、四校尉下〕

董卓：前面引路。

李肅：遵命。

〔王允、黃琬、士孫瑞持劍上〕

董卓：司徒，哎呀呀，你們倒先來了。

王允：（揚劍）董卓，老賊！

董卓：啊？

王允：你這賊上欺天子、下害羣臣，恨不得食爾之肉、飲爾之血。休走，看劍！

董卓：哎呀，奉先何在？

〔呂布急上〕

呂布：奉詔討賊！

〔呂布刺死董卓〕

呂布：大人朝房等候，俺尋找他的餘黨去也！（下）

〔衆同下〕

——劇終——

審頭刺湯

前記

明嘉靖時，陸炳奉旨審問由戚繼光監斬的莫懷古人頭一案，權臣嚴世蕃派心腹湯勤會審。陸炳想把人頭斷成真的，以了結此案，但湯勤却一口咬定是假。在審案的過程中，陸炳發現湯勤早有霸佔莫妾雪艷的企圖，他爲了開脫戚繼光並替莫懷古報仇，便假意將雪艷斷與湯勤爲妾。湯既如願，於是承認人頭是真。花燭之夕，雪艷刺死湯勤，然後自刎而死。

此劇是由本院編輯處田淞根據王瑤卿、蕭長華先生的演出本，並參考馬連良、雷喜福先生的演出本整理的，整理後經蕭長華先生校訂。

審頭刺湯

第一場

〔四站堂軍、四刀斧手、門子、陸炳上〕

陸炳：

（念引）奉命審人頭，王法森嚴鬼神愁。

（念詩）惱恨嚴賊太猖狂，欺君罔上似虎狼，
許多奸佞成一黨，每日在朝害忠良。

老夫，陸炳。嘉靖駕前爲臣，官拜錦衣衛正堂。今日奉了萬歲旨意，審問莫懷古的人頭。想此事分明是嚴府與忠良做對。老夫若是斷成假的，不知要連累多少好人在內；若斷成是真，那嚴府必不干休。此事叫老夫爲難得緊！

內：湯老爺到。

門子：湯老爺到。

陸 炳：哦湯勤……我想湯勤乃嚴府的耳目，他到此，老夫倒要留心一二。——來，傳話出去，說老夫有王命在身，不能二堂敘話，請湯老爺大堂相見。

門 子：有請湯老爺。

湯 勤：（內）嗯哼！

（上念）只爲雪艷美佳人，費盡三茅七孔心。

若得她心合我意，人頭是假也是真。

報，湯勤告進。——小官湯勤參見老大人。

陸 炳：啊？湯老爺敢是拿老夫的弊病來了嗎？

湯 勤：小官告辭。

陸 炳：轉來，爲何去心忒急？

湯 勤：不是啊，小官上得堂來一言未發，怎說拿老大人弊病？這弊病二字，啞啞啞，

小官吃吃……罪不起呀。

陸 炳：老夫乃是一句戲言哪。

湯 勤：戲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

陸 炳：湯老爺過衙必有所爲。

湯 勤：奉嚴爺之命，前來會審人頭。

陸 炳：哦，湯老爺是會審人頭的麼？來來來，請來上坐。

湯 勤：此乃朝廷法堂，小官不敢坐。

陸 炳：怎麼，你也曉得這是朝廷的法堂？

湯 勤：朝廷法堂，怎麼不知。

陸 炳：如此旁設一座。

湯 勤：謝座。

陸 炳：湯老爺若不過衙，老夫還要具帖相請。

湯 勤：小官是呼喚卽至。

陸 炳：少時審問，若有不到之處，還望湯老爺指教哇。

湯 勤：老大人忒謙了。

陸 炳：帶人犯。

門 子：帶人犯。

〔張龍、戚繼光、雪艷、郭義上〕

門子：（點名）張龍。

張龍：有。

門子：郭義。

郭義：有。

門子：戚繼光。

戚繼光：有。

門子：雪艷。

雪艷：有。

陸炳：戚繼光、雪艷下去；張龍、郭義往上跪。

〔戚繼光、雪艷下〕

陸炳：張龍、郭義，莫懷古夫婦是薊州官兵拿獲，還是你們拿獲的？

張龍：乃是小人們拿獲的。

陸炳：在甚麼地方？

張郭 義龍：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陸 炳：甚麼時候？

張郭 義龍：黃昏時候。

陸 炳：黃昏時候怎樣進城？

張郭 義龍：叫開城門，劈了柵子，擊動戚大人的堂鼓，才見戚大人。

陸 炳：戚大人怎樣吩咐？

張郭 義龍：戚大人言道：此事大了，必須兩家擔代。

陸 炳：何爲兩家擔代？

張郭 義龍：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併鎖在一處，裏面有燈，外面有人。等到五更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回覆嚴爺。

陸 炳：可是實情？

張郭 義龍：句句實情。

陸 炳：下去。

張郭 義龍：是。（下）

陸 炳：帶雪艷。

門 子：帶雪艷。

〔雪艷上〕

雪 艷：叩見大人。

陸 炳：雪艷。

雪 艷：有。

陸 炳：你夫婦被何人拿獲？

雪 艷：嚴府校尉拿獲的。

陸 炳：在甚麼地方？

雪 艷：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陸 炳：甚麼時候？

雪 艷：黃昏時候。

陸 炳：怎樣進城？

雪 艷：叫開城門，劈了柵子，擊動戚大人的堂鼓，才見戚大人。

陸 炳：戚大人怎樣吩咐？

雪 艷：戚大人言道：此事大了，必須兩家擔代。

陸 炳：何爲兩家擔代？

雪 艷：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併鎖在一處，裏面有燈，外面有人。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才回覆嚴爺的。

陸 炳：可是實情？

雪 艷：句句實情。

陸 炳：下去。

雪 艷：是。——唉！（下）

陸 炳：啊湯老爺，湯老爺！（湯勤正注視雪艷，未聽見）啊，湯老爺！

湯 勤：（驚覺）啊……老大人！有何話講？

陸 炳：我想戚繼光身爲八台總鎮，雖然犯法於朝廷，不會犯法於你我，我有心賜他

一矮座，不知湯老爺意下如何？

湯 勤：老大人開恩，倒是原有他的座位。

陸 炳：原有他的座位？——帶戚繼光。
門 子：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戚繼光：參見大人。

陸 炳：戚繼光，湯老爺賜你一矮座，還不謝過。

戚繼光：多謝湯老爺。

湯 勤：大人請坐。

陸 炳：戚繼光。

戚繼光：大人。

陸 炳：莫懷古夫婦是何人拿獲的？

戚繼光：嚴府校尉拿獲。

陸 炳：在甚麼地方？

戚繼光：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陸 炳：甚麼時候？

戚繼光：黃昏時候。

陸炳：怎樣進城？

戚繼光：叫開城門，劈了柵子，擊動犯官的堂鼓，才見犯官。

陸炳：你是怎樣吩咐？

戚繼光：犯官言道：此事大了，必須兩家擔代。

陸炳：何爲兩家擔代？

戚繼光：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他四人併鎖在一處，裏面有燈，外面

有人。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回覆嚴爺。

陸炳：可是實情？

戚繼光：句句實情。

陸炳：下去。

戚繼光：是。（下）

陸炳：啊湯老爺。

湯勤：大人。

陸炳：我想這個人頭是真的了。

湯勤：怎見得是真的？

陸炳：他四人上得堂來，口供一樣，豈不是真的了？

湯勤：哦，大人說他們四人上得堂來，口供相同，人頭就是真的了？——假的！

陸炳：怎麼？

湯勤：他們一路而來，同宿旅店，串通好了的口供，朦哄老大人的。

陸炳：哦，他們串通好了的口供，朦哄老夫？

湯勤：正是。

陸炳：這也疑得是。——也罷，老夫倒有個拙見。●

湯勤：有何高見？

陸炳：日前斬了幾個人頭，不曾示衆，今日擺在堂口，連莫懷古的人頭也擺在其內，

叫那雪艷上前相認，認真便真，認假便假。你看如何？

湯勤：但憑老大人。

陸炳：人頭擺在堂口。

〔刀斧手擺木桶〕●

陸 炳：莫懷古的人頭也擺在其內。

〔刀斧手又擺一木桶〕

陸 炳：帶雪艷。

〔雪艷上〕

陸 炳：雪艷。

雪 艷：有。

陸 炳：老夫道人頭是真，湯老爺道人頭是假。老夫前日斬了幾個人頭，不曾示衆，將人頭擺在堂口，你丈夫的人頭也擺在其內。你上前相認，認真便真，認假便假。哪個是你丈夫莫懷古的人頭，（暗指）抱來見我！

雪 艷：遵命。

（唱二黃散板）

陸大人坐在法堂上，

吩咐雪艷女娘行。

下得公堂來觀望，
只見人頭列兩旁。

那邊廂好似夫模樣，

哎呀！

他、他……人頭爲何面皮黃？

這廂不是到那廂，

（哭）喂呀！

懷抱人頭跪公堂。

陸 炳：可是你丈夫的人頭？

雪 艷：正是。

陸 炳：下去。

雪 艷：是。——（哭）喂呀！（下）

陸 炳：人頭撒下堂口。

〔刀斧手撒木桶〕

湯老爺，湯老爺！

湯勤：大人。

陸炳：我想這個人頭一定是真的了。

湯勤：怎麼又是真的了？

陸炳：那雪艷上得堂來，不顧骯髒，抱住他丈夫的人頭痛哭，豈不是真的了？

湯勤：老大人說那雪艷上得堂來，不顧骯髒，抱着那顆人頭痛哭，就是真的呀？

陸炳：正是。

湯勤：我把那雪艷好有一比。

陸炳：比作何來？

湯勤：貓兒哭老鼠。

陸炳：此話怎講？

湯勤：假慈悲。

陸炳：哦，他是假慈悲？（回顧左右，衆皆拭淚）湯老爺，你看我這兩旁的衙役們也落

下淚來，他們也是假慈悲嗎？

湯勤：他們也有一比。

陸炳：又比作何來？

湯勤：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擔憂。

陸炳：哦，他們是替古人擔憂？湯老爺，你怎麼不替古人擔憂呢！

湯勤：大人說哪裏話來，我與那莫大老爺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他罪犯皇家，自作自受，我替他擔的甚麼憂！

陸炳：你口口聲聲道這個人頭是假，難道莫懷古的人頭還有甚麼質對不成？

湯勤：喲，大有質對。

陸炳：有甚麼質對？講！

湯勤：莫大老爺頭上有樣貴處：前有梅花顴，後有三台骨，那才是真的呢。

陸炳：哎，人死則變哪。

湯勤：生就的骨頭，一輩子也不能改變的。

陸炳：想這梅花顴生在面上，可以常常得見，三台骨長在腦後，你是怎樣得見呢？

湯勤：哎呀，若提起此事，說來也就長了。

陸 炳：慢慢地講來。

湯 勤：當初小官不得地的時節，在錢塘賣字畫爲生，莫大老爺出門拜客而歸，路過我那畫棚，他見我那字是真草隸篆，畫是水墨丹青，他乃讀書之人，有憐才之意，故而將我收留，到他家下以爲幕賓。後來他進京補官，又將我帶進京來。我們一路之上，同宿旅店，同盆淨臉，同架穿衣，同桌用飯，所以麼，看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陸 炳：哦，原來如此。我來問你，那莫大老爺待你如何？

湯 勤：待小官恩重如山。

陸 炳：恩重如山？

湯 勤：厚而不薄，決不虧心哪。

陸 炳：哼，叫老夫好恨！

湯 勤：老大人敢莫恨着小官不成？

陸 炳：我焉能恨着湯老爺；我恨的是那去世的莫懷古，他大大地失了眼力！

湯 勤：啊，怎見得我那莫大老爺失了眼力？

陸 炳：想當年湯老爺不得地的時節，在錢塘賣字畫爲生，那莫大老爺拜客而歸，路過你的畫棚，見你的字是真草隸篆，畫是水墨丹青，故而起了憐才之心，將你帶進府去，以爲幕賓。縱然將你帶進府去，就不該將你帶進京來；縱然將你帶進京來，就不該將你薦與嚴府。如今你作了官，得了這經歷司，才有你這鐵板的干證。噯——呀，這個人頭你說是真也是真，你說是假也是真，老夫就是這樣落案了！

湯 勤：啊？就是這樣的落案哪？好好好，告辭！

陸 炳：哪裏去？

湯 勤：回覆嚴爺。

陸 炳：怎樣回覆？

湯 勤：我就說此案審得不清不明，糊裏糊塗地就落了案了。

陸 炳：糊裏糊塗地落了案了？

湯 勤：你這不是馬馬虎虎嗎！

陸 炳：我來問你，那嚴爺他是狼？

湯勤：不是狼。

陸炳：是虎？

湯勤：也不是虎。

陸炳：吞吃我陸炳不成？

湯勤：雖非狼虎，却有些虎狼之威。

陸炳：怎麼講？

湯勤：有虎狼之威呀！

陸炳：哈哈，哈哈，啊哈哈……嘿……

湯勤：老大人爲何發笑？

陸炳：我笑你這兩句話是顛而又狂，尊而又大。

湯勤：怎見得呀？

陸炳：我方才問道那嚴爺可是狼，你說他不是狼，我又問道他可是虎，你又說道他不是虎。縱然是狼，我有打狼的漢子；縱然是虎，我有擒虎的英雄。想我陸炳乃是二甲進士出身，爲官以來，一不欺君，二不傲上，三不貪贓，四不賣法。

我作官，作的是嘉靖皇上的官，又不曾作他嚴府的官，也不是他嚴府家人，走狗、使用的奴才！今奉天子令詔，審問莫懷古的人頭，你不過奉了嚴大人一句話，前來陪審而已。我與嚴大人一殿爲臣，你到此，我不過是看其上而敬其下，才賜了你一個座位。你就該坐在一旁，穩穩不動，辨別是非的才是，怎麼你一不耳聞，二不目睹，一口咬定人頭是假，真假莫辨，是非不明，●真個是狐假虎威，勢利的小人！你來在我這錦衣衛大堂，這樣擺來擺去，湯老爺，我又不買你的字畫呀！呵呵，真乃無羞無恥，不知自愛。左右，撤座！

湯勤：哎呀，這老頭兒倒有些火性。弄了個沒趣！這這這……有了，這個老頭兒好奉承，待我奉承他幾句。咦，啊，呵呵哈哈……啊大人，小官不會吃酒，今早吃了幾盃水酒，言語冒昧，得罪了老大人，喏，小官這裏磕頭賠罪了。老大人不要動怒，小官是酒後失言哪。

陸炳：湯老爺吃了酒了？

湯勤：哎哎哎。

陸炳：雖是酒後失言，這人命關天，非同兒戲呀！

湯勤：下次改過。

陸炳：下次改過了？坐下。

湯勤：多謝老大人。

陸炳：湯老爺，我想此事總要落案哪。

湯勤：有道是『抄手問賊賊不招，用棒呼犬犬必逃』。此事不動大刑，諒他們不招。

陸炳：聽湯老爺之言，敢莫叫老夫用刑？

湯勤：大刑不動，恐其不招。

陸炳：湯老爺，你看這上？

湯勤：皇天。

陸炳：下？

湯勤：后土。

陸炳：你我爲官者？

湯勤：良心二字。

陸炳：若無有良心呢？

湯勤：若無良心麼……叫天狗吃了『他們』。

陸炳：叫天狗吃了他們？

湯勤：吃了『他們』。

陸炳：想這無有良心之事，旁人作得來，我陸炳就作不出來麼？來！

門子：有。

陸炳：帶張龍、郭義。

門子：帶張龍、郭義。

〔張龍、郭義上〕

郭張義：叩見大人。

陸炳：啣！你二人不過是奉了嚴大人一張批票，就是這樣遮天蓋地而來，拿一個人

犯都不清不明，不知誤了多少大事。來，扯下去打！

郭張義：湯老爺講情。

湯勤：慢來，慢來。啊老大人，他二人打不得呀。

陸炳：啊？老夫連他二人都打不得了？

湯勤：不是喲，他二人是牽連在內。

陸炳：敢是與他二人講情？

湯勤：不敢，老大人開恩。

陸炳：張龍、郭義，四十板子記在你二人的腿上，人情送在湯老爺的臉上。還不謝過湯老爺。

張龍：多謝湯老爺。

湯勤：謝過大人。

張龍：多謝大人。

湯勤：（故意地）便宜爾等，下去！

〔張龍、郭義下〕

陸炳：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戚繼光：參見大人。

陸炳：哪！身爲八台總鎮，斬了個人頭不清不明。來，大刑伺候！

內：黑詔到。

門子：黑詔到。

陸炳：下去。

〔威繼光下〕

陸炳：啊湯老爺，用刑事大，接詔事大？

湯勤：自然接詔事大。

陸炳：哦，接詔事大。湯老爺請至書房待茶。

湯勤：小官告退。（下）

陸炳：香案接詔。

〔四侍衛、押詔官上〕

押詔官：黑詔下。

陸炳：萬歲。

押詔官：跪聽宣讀，詔曰：『今有一十八名江洋大盜，外有犯官三名，因刑部染病，命

錦衣衛陸炳監斬。』詔書讀罷，望詔謝恩。

陸 炳：萬萬歲。——大人後堂留宴。

押詔官：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陸 炳：奉送。

〔四侍衛、押詔官下，湯勤上〕

湯 勤：老大人，方才黑詔到來，爲了何事？

陸 炳：適才黑詔到此，命老夫監斬幾名人犯。請問湯老爺，審頭事大，還是斬頭事大？

湯 勤：自然是斬頭事大。

陸 炳：哦，斬頭事大。

湯 勤：王命爲尊哪。

陸 炳：老夫前去監斬，有事相煩湯老爺。

湯 勤：老大人吩咐。

陸 炳：我意欲請湯老爺背審雪艷，意下如何？

湯 勤：怎麼，老大人命小官背審雪艷？小官情願代勞。

陸 炳：帶雪艷。

門 子：帶雪艷。

〔雪艷上〕

雪 艷：參見大人。

陸 炳：將她吊在廊下。

雪 艷：（哭）喂呀！

陸 炳：帶張龍、郭義。

門 子：帶張龍、郭義。

〔張龍、郭義上〕

陸 炳：命你二人看守雪艷，不許遠離，倘有差錯，打折爾的狗腿。

張 龍 郭 義：是。

陸 炳：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陸 炳：適才黑詔到來，命老夫監斬幾名人犯。賜你小轎一乘，跟隨老夫大轎之後，

去到平則門外，斬幾個人頭與你見識見識。——外廂開道！

〔四站堂軍、四刀斧手、門子、陸炳、戚繼光下〕

湯勤：陸炳監斬人頭去了，命我背審雪艷，哎，待我來背審背審。

張龍：嗯哼！

湯勤：你二人方才受驚了。

張龍：有勞湯老爺講情。

湯勤：老大人命我背審雪艷，你二人歇息去吧。

張龍：我二人在此看守雪艷，不敢遠離。

湯勤：哎來來來，這裏有一茶之敬，你二人吃杯茶吧。

張龍：湯老爺的銀子，我們不敢要。

湯勤：我送與你們，只管收下。

張龍：多謝湯老爺。

湯勤：不值一謝。

張龍：夥計。

郭義：夥計。

張龍：這個人頭分明是真，也不知那個混帳東西偏說是假，害得我們票也銷不成。

你在裏面訪，我在外面訪，訪着此人，也不打他，也不罵他，將他渾身衣服剝將下來，吊在柳樹梢上，廳東風往西擺，廳西風往東擺，擺來擺去，擺死這個混帳東西。湯老爺！你是個好人。我們飲酒去呀。

郭義：飲酒去。

〔張龍、郭義下〕

湯勤：哎呀呀，什麼東西！花了一錠銀子，買了他們一頓好罵呀。——啊雪娘子，

陸大人監斬人頭去了，命我來背審於你。我看你是個聰明伶俐的婦人，你若猜得着我的心事，我說人頭是真，它就是真的了；你若猜不着我的心事，我說人頭是假，他一輩子也不能落案。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才好！

雪艷：啊湯老爺，請退後一步。

湯勤：是是是，你要快快的思忖。

雪艷：哎呀且住！我看此賊居心不良，我不免用言語朦哄於他，若得機會，好與夫

君報仇雪恨，我就是這個主意。——啊湯老爺，請過來呀！

湯勤：雪娘子，怎麼說？

雪艷：可記得那年在錢塘一同上船的時節，我險些失足落水，你過來扶了我一把……

湯勤：哎不錯，你還記得？

雪艷：那時我那心中……

湯勤：怎麼樣啊？

雪艷：早就有了你呀。

湯勤：喂呀呀，怎麼，你在錢塘江上船的時節，險些失足落水，彼時我上前攙扶了你一把，那時你那心中就有了我了！如此說來，我那親……（內喝道聲）喂呀，不要亂七八糟的。（故裝鄭重）嗯哼！（下）

〔四站堂軍、四刀斧手、門子、陸炳上〕

陸炳：（唱二黃散板）

大炮一響人頭掉，

爲人休要犯律條。①

〔湯勤上〕

湯勤：老大人城外監斬，多有辛苦。

陸炳：爲國勤勞，何言辛苦？

湯勤：但不知斬的都是什麼罪犯？

陸炳：一十八名江洋大盜，外有犯官三名。

湯勤：哦，還有犯官三名。都是甚麼案子？

陸炳：頭一名，臨陣脫逃，該問他什麼罪名？

湯勤：這，該當問斬。

陸炳：斬首了。

湯勤：斬者無虧。還有啊？

陸炳：第二名，尅扣軍餉，該問他個什麼罪名？

湯勤：哎呀，這也該問斬。

陸炳：也斬了。

湯勤：這第三名呢？

陸炳：這第三名麼？哦……乃是一員小官，當初不得第之時，被他恩主提拔起來，如今在大官面前搬弄是非，害死他恩主的性命。想這無有良心之人，該問他甚麼罪名？

湯勤：哦……哎呀，這個案子倒是不緊不慢，不犯事便罷，若破了案，輕輕地打他幾十手簡子也就是了。

陸炳：啊？輕輕地打他幾十手簡子也就是了嗎？哼！不犯在老夫手內便罷，若犯在老夫手內，定要將他碎屍萬段！

湯勤：哎呀呀，忒重了。

陸炳：舌劍殺人，可惡得很哪。

湯勤：念他是初犯，看看他的下次。

陸炳：已經施行，不消說了。——湯老爺，背審雪艷怎麼樣了？

湯勤：雪艷？小官背審過了。

陸炳：人頭呢？

湯勤：人頭是真的。

陸炳：莫懷古的人頭？

湯勤：是啊，真的了。

陸炳：哎呀呀，湯老爺，你上得堂來半日，就說了這麼一句有良心的話呀。

湯勤：小官是最有良心的。

陸炳：人頭是真，老夫就要落案了。

湯勤：只管落案。

陸炳：張龍、郭義？

湯勤：銷票無事。

陸炳：戚繼光？

湯勤：原任八台。

陸炳：雪艷呢？

湯勤：雪艷麼，任憑老大人發落。

陸炳：將她發往錢塘。

湯勤：錢塘路遠。

陸炳：送至薊州。

湯勤：薊州無人。

陸炳：寄在老夫衙內。

湯勤：啊？雪艷寄在老大人的衙內呀？人頭是假，你再背審背審。（下）

陸炳：（離位）湯勤，賊！聽湯勤之言，分明是要霸佔雪艷。我若把雪艷斷與湯勤，滿朝文武必然道我無才；慢說是滿朝文武，就是我這兩旁的人役們，也是衆心難服；我若不把雪艷斷與湯勤，莫仁兄的冤仇何日得報，戚賢弟也不能原任八台，張龍、郭義不能銷票無事。哎呀這，這……

雪艷：好個不明白的陸大人哪！（哭）

陸炳：且住！老夫正在爲難之際，雪艷言道：『好個不明白的陸大人！』莫非她有替夫報仇之意？——雪娘子啊，莫仁嫂！你若有心與我那莫仁兄報仇，拚着

老夫這頂烏紗不要，也是與你擔代擔代。正是：

清官暫把賊官作，聰明反作懵懂人。（入座）

〔湯勤上〕

湯勤：老大人爲何背地沉吟？

陸炳：非是老夫背地沉吟。將雪艷發往錢塘，錢塘路遠，送至蘄州，蘄州無人，寄在老夫衙內，出入又有些不便。

湯勤：老大人的聲氣也不好聽哪。

陸炳：也罷，就寄在湯老爺衙內如何？

湯勤：老大人越發的糊塗了。

陸炳：怎麼？

湯勤：那雪艷又不是甚麼物件，今日寄在東，明日寄在西。老大人若辦哪，就辦它個水落石出啊。

陸炳：請問湯老爺，你可有寶眷哪？

湯勤：哦，這倒不曾有。

陸炳：老夫爲媒，將雪艷斷與湯老爺爲妻，湯老爺意下如何？

湯勤：怎麼？老大人作主，將雪艷斷與小官爲妻麼？哎呀呀老大人，你真是小官重

生父母、再造的爹娘了。這裏與老大人磕頭致謝了。

陸 炳：哈哈……起來起來。這人頭呢？

湯 勤：人頭一定是真的了。

陸 炳：是真的了？老夫要落案了。

湯 勤：只管落案。

陸 炳：張龍、郭義！

湯 勤：那是銷票無事。

陸 炳：戚繼光？

湯 勤：原任八台。

陸 炳：嚴爺降罪呢？

湯 勤：有小官擔代。

陸 炳：原要你擔代。——帶張龍、郭義。

門 子：帶張龍、郭義。

〔張龍、郭義上〕

陸 炳：張龍、郭義，人頭是真，你二人銷票無事。這有公文一角，回覆嚴爺去吧。

張 龍：多謝大人！（下）

陸 炳：將雪艷放下來。

〔門子欲上前解縛〕

湯 勤：慢來，不用你們，男女授受不親。待我親自解下來。

雪 艷：（哭）喂呀！

湯 勤：哎呀，吃了苦了。過來，與老大人磕頭。

陸 炳：雪艷，老夫要將你發往錢塘，錢塘路遠，送至薊州，薊州又無人照管，寄在老

夫衙內，猶恐出入不便。如今老夫倒有一兩全之計。

雪 艷：有何兩全之計？

陸 炳：老夫爲媒，將你斷與湯老爺爲妻。湯老爺比不得莫大老爺，湯老爺的性情不好，早晚你要小心（暗在扇上寫一『刺』字，以之示雪艷）伺候！

湯 勤：你要記下了。

雪 艷：謝大人！

〔唱二黃散板〕

陸大人此事斷得高，

猜透我心中計一條。

且等花燭時候到，（下堂）

賊子啊，賊子！

管叫賊子吃一刀！（下）

湯勤：小官告辭了。

（唱二黃搖板）

辭別大人下公堂，

搖搖擺擺作新郎。（下）

陸炳：（接唱搖板）

狗湯勤下堂喜洋洋，

怎知機關袖內藏。

吩咐左右忙退堂，

〔四站堂軍、四刀斧手下〕

陸 炳：（接唱）快請戚大人到二堂有話商量。

門 子：有請戚大人。

〔戚繼光上〕

戚繼光：（唱二黃搖板）

忽聽二堂一聲請，

見了大人問分明。

陸 炳：賢弟請坐。

戚繼光：有座。

陸 炳：恭喜賢弟，賀喜賢弟。

戚繼光：喜從何來？

陸 炳：官復原職，豈不是一喜！

戚繼光：那雪艷呢？

陸 炳：斷與湯勤了。

戚繼光：仁兄你好無才也。

陸炳：賢弟呀！

（唱四平調）

賢弟你休道兄好無才，

怎知機關巧安排；

那狗湯勤、莫仁兄的冤仇在，

豈肯把事兩丟開！

賢弟你心事休掛懷，

三日後自有好音來。

戚繼光：（唱二黃搖板）

辭別仁兄出衙外，

靜候三日好音來。（下）

陸炳：來。

門子：有。

陸 炳：書吏們進見。

門 子：書吏們進見。

〔四衙役、書吏上〕

書 吏：參見大人，有何吩咐？

陸 炳：命你等今晚去至湯勤家中賀喜，將他用酒灌醉，附耳上來。（對書吏耳語）

書 吏：遵命。

陸 炳：妙計吩咐你，

書 吏：怎敢不遵行。

〔分下〕

第二場

雪 艷：（內唱二黃倒板）

譙樓上打罷了初更盡。

（上）老爺，夫君，喂呀夫哇！

（接唱迴龍）

脫却了素衣又換新！老爺呀！

（接唱慢板）

我心中只把那湯賊來恨，

害得我一家人兩下裏離分。

我夫君往湖北埋名隱姓，

一家大小發配充軍，

薊州堂爲老爺喪了性命，

多虧那忠義的小莫成。

今夜晚殺賊子我要報仇雪恨，

落得個青史名標（在）萬古存。

譙樓上鼓鑿鑿人聲寂靜，

等候了賊子到好把冤申。

〔差役、湯勤上〕

湯 勤：（唱「黃搖板」）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⑤

差 役：來到牢門。

湯 勤：放屁！府門。前去叫門。

差 役：叫門也是我的事？

湯 勤：就會囊飯哪？

差 役：得，叫門就叫門。——開門來！

雪 艷：是哪個？

差 役：人家問是誰哪。

湯 勤：湯老爺。

差 役：湯老爺。

雪 艷：我不曉得甚麼湯老爺。

差 役：人家不知道。

湯勤：湯老爺就是湯裱糊湯老爺，再不開你就說是裱字畫的湯老爺，她就開了。
差役：你早說呀。——湯老爺就是湯裱糊湯老爺，裱字畫的湯老爺。

雪艷：我不曉得，我不開門。

差役：還是不開。

湯勤：不開怎麼好？

差役：我剛才給人家下銷^⑤去了，這兒有把斧子，乾脆，我把牢門給劈開得啦！

湯勤：哎，我這是喜事，你儘說喪話，可惡得緊！你去吧！

〔差役下〕

湯勤：哎，自己叫門吧。——啊雪娘子，開門來！

雪艷：又是哪個？

湯勤：下官湯勤回來了。

雪艷：哦，湯老爺來了，待我與你開門。

湯勤：這便才是。（進門）

〔四衙役、書吏上〕

湯勤：有人來了，你且迴避。

〔雪艷入帳內〕

書吏：湯老爺，你大喜了！

湯勤：哎，大喜了。

書吏：我們與你送喜酒來了。

湯勤：喜酒總要吃的。

書吏：我們敬湯老爺三杯。

湯勤：哎呀，不敢當啊。

書吏：吃了頭杯酒，夫妻到白頭。

湯勤：到白頭，好好好。（飲酒）

書吏：吃了酒二杯，夫妻永和美。

湯勤：說得好，說得好！（飲酒）

書吏：吃了酒三盅，孟光配梁鴻。

湯勤：好，再飲一杯。（飲酒）

書吏：喝個長流水吧。（執筆灌湯勤）

湯勤：吃不得了。（嘔吐）

書吏：雪娘子，湯勤被我們灌醉了，報仇也在你，不報仇也在你，我們去了。

〔四衙役、書吏下〕

雪艷：（出帳，關門）啊湯老爺，安歇了吧。

湯勤：我要安歇了。

雪艷：待我與你解衣。

湯勤：有勞你了。

〔雪艷爲湯勤脫下官衣，扶湯入帳〕

湯勤：你要來呀！

雪艷：我就要來的。——湯老爺，湯老爺！——哎呀且住！湯賊已醉，此時不下手，

等待何時！

（唱二黃散板）

一見湯賊已睡穩，

雪艷今日報夫君。

卸去釵環取利刃，（摘首飾，脫衣，持匕首）

管叫賊子赴幽冥。

湯老爺，湯老爺，好賊子！看刀！（刺入帳內）

湯勤：哎呀！

〔湯勤出帳，與雪艷相撲，雪艷拔床頭所懸之劍將湯刺死〕

雪艷：（念『撲燈蛾』）

賊子心太狠，不由人怒氣生。

你害我一家心何忍，雪艷今日把冤申。

且住，大仇已報，待我逃走了吧。——且慢，我若逃走，豈不連累陸大人！也

罷！我不免拜謝陸大人助我報仇之恩，尋個自盡了吧！（哭拜，自刎）

〔幕落〕

● 舊本作：「……老夫有個憑天斬。」事實上辦法是使雪艷辨認，並非「憑天斬」，故改。

● 據蕭長華先生講，早年演此劇時係擺木桶，其形象較用紅布包成之人頭爲佳，且較合理。

● 舊本作：「……又道人頭是真，又道人頭是假，竟在當面反覆無常。……」與情況不合，故改。

● 或唱：大炮一響人頭落，爲人休犯罪蕭何。

● 蕭長華先生之另一種唱法爲：

（二黃原板）

金烏墜玉兔昇滿天星斗，

湯北希今夜晚喜在心頭。

莫老爺他待我恩高義厚，

都只爲雪娘子結下冤仇。

大不該一捧雪被我洩漏，

嚴大人帶校尉去把盃搜，

害得他一家人棄官逃走，我那莫老爺啊！

到如今蘄州堂血泡人頭。

● 棺材釘蓋俗謂「下銷」。

⊕

舊本差役、書吏在對湯勸酒時都有一些打諷的詞句，因不合理，皆已刪去。舊本在湯勸回家後上「報喪的」，雪艷自刎後再上「四衙役及書吏，均與劇情無關，亦刪去。」

水
簾
洞

前記

『水簾洞』是『西遊記』中的故事。描寫神通廣大的孫悟空，在花果山、水簾洞操練兵將，他自己因爲缺乏趁手的兵器，就獨闖東海龍宮向老龍王借取，老龍王看到這個『不速之客』有些來歷，不敢拒絕，就拿出一些普通兵器來敷衍，孫悟空一一試過，都不合用，就向龍王提出要借『定海神針』。定海神針是龍宮的鎮海之寶，龍王當然捨不得，可是他認爲孫悟空反正拿不動，就慨然應允了。及至孫悟空取得神針，將它變爲金箍棒耍弄起來，龍王就大爲着急，立刻反悔前言，並調動兵將，擒拿悟空。悟空英勇反抗，他的結拜兄弟牛魔王等也接應前來，經過一場戰鬥，悟空終將龍王打敗。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演員張春華整理的。主要是刪略了一些穿插和唱詞，使情節比原劇精鍊，便於比較集中地通過舞蹈來表現孫悟空。中國京劇團在國內外演出的，就是這個本子。各地劇團如由於演員條件不同，仍可按原本演出。

水簾洞

第一場

孫悟空：（內）開山哪！

（唱『粉蝶兒』）

水洞英豪，

〔八小猴持旗引孫悟空上〕

孫悟空：（接唱）威凜凜，水洞英豪；

美猴王，菩提傳道。

俺這裏，弄神通，

變化奇巧。

滿山頭，星飛月繞。

〔上山，登椅〕

（念詩）雲高四望滿寒煙，寂寞蒼茫海氣連，

洞外落霞平鋪地，坡間星斗倒垂天。

俺美猴王是也。居住這花果山、水簾洞。三百年前也曾飄洋過海，去往西牛賀洲，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在菩提祖師台前，學得全身武藝，七十二般變化，筋斗神雲。是咱回到花果山，稱王作祖，驚動了七十二洞洞主，俱都尊俺爲王；又與牛魔王等結爲金蘭之好。我弟兄終日在洞外飲酒演拳。今日怎麼還不見他們到來？——小子們，伺候了。

〔小猴上〕

小猴：牛魔王到。

孫悟空：哦！他們來了！小子們快快擺酒。——有請！

小猴：有請。（下）

〔蛟魔王、鵬魔王、獅狒王、猓狒王、牛魔王上〕

牛魔王：賢弟！

孫悟空：大哥賢弟們！請坐飲酒。（同坐）啊牛大哥，往日來早，今日爲何來遲？

牛魔王：昨日飲酒過量，宿酒未醒，故而來遲。啊賢弟，何不乘着酒興，叫他們操演

一回？

孫悟空：小子們，操演上來。

〔衆小猴演拳〕

牛魔王：哈哈！啊賢弟也演武一番，愚兄瞻仰。

孫悟空：好！小弟獻醜了。——小子們，抬刀伺候。

〔孫悟空摘盔，脫袍，舞刀〕

牛魔王：哈哈！賢弟，好刀法也。

孫悟空：唉！

牛魔王：賢弟爲何煩悶？

孫悟空：沒有我的趁手兵刃！

牛魔王：我聞得那東海龍君有許多兵器，何不借來一用。

孫悟空：我與那龍君素無來往，他焉肯借我。

牛魔王：他若不借，與他爭鬥起來，愚兄在海岸接應。
孫悟空：好，就依大哥。正是：

俺今要把兵器借，且向龍宮海底行。（下）

牛魔王：賢弟們！你我隨帶兵器，去到海岸接應便了。

〔衆同下〕

第二場

〔四水族上，舞水旗，下。蟹、蝦上，泗水〕

蟹 蝦
：（念）水晶宮內把身藏，把身藏，

蝦
：（念）弓背縮腰逞剛強，

蟹
：（念）龍王赴宴未回轉，

蟹 蝦
：（念）把守海島要緊防，把守海島要緊防。

〔四龍子、一龍女、龍王上〕

龍王：（唱「步步嬌」）

無際無邊，任西東，

捲起千層浪，

重疊如山峯，

波濤洶湧，

聲震長空。

帶領兒女們，蓬萊島宴罷歸來，一同回轉龍宮者。

：是。

衆

龍王：（接唱）棲憩海水中，

興雲作雨任翻騰。

〔蝦、蟹上〕

蟹蝦

：（同）迎接龍君。

龍

王：小心防守。

：（同）啊！

蟹蝦

〔龍王等下，蝦、蟹泗水下〕

第三場

〔孫悟空上〕

孫悟空：好大水！好大水！來此已是東海岸，待我闖進龍宮。

〔入水，蝦、蟹上阻，孫悟空計誘二人離開汛地，乘隙闖入，蝦、蟹追下〕

第四場

〔八龍子、一龍女、龍王上，孫悟空急上，蝦、蟹追上，欲阻止，被孫攆倒，孫蹲坐椅上〕

龍王：（驚視）喂！這位大仙請了！你仙鄉何處？法號何名？

孫悟空：我乃天生大聖，美猴王在此！

龍王：哦！孫大聖來了！——孫大聖來了，快快備筵伺候。

孫悟空：且慢！不消哇，不消！

（唱「雁兒落」）

你不必在筵前捧玉盃，

又何必翡翠樓上設珍味；

俺不用嵌珠桿建白旂，

也不用青鯨魚鞘銀鍔利。

龍王：既然如此，大聖作甚麼來了？

孫悟空：俺要向你借趁手的兵器。

龍王：哦，借兵器來了！有的，有的。——過來，將兵器庫打開，將兵器抬了上來！快去。

〔蝦、蟹下，抬兵器上〕

龍王：兵器來了，大聖請看。

孫悟空：（取槍舞弄）不趁手！（又取刀舞弄）忒輕了！還是不趁手。

龍王：抬了下去。

〔蝦、蟹抬兵器下，又上〕

龍王：無有了！無有了！

孫悟空：怎麼無有了？龍君！久聞你這龍宮海藏，有一鎮海之寶，叫甚麼？……這個？……哦，『定海神針』，可是有的？

龍王：有的。你問它作甚？

孫悟空：拿來我用。

龍王：噯！定海神針，乃鎮海之寶，重有三萬六千斤，你怎麼拿得動呢？哈哈！

孫悟空：（自語）哦，這樣重的兵器，一定趁手了！——龍君！我來問你，我若拿得

動此兵刃，你便如何？

龍王：我就送與大聖。

孫悟空：多謝龍君！定海神針，今在何處？

龍王：現在海島。

孫悟空：拿來我看。

龍王：我們拿它不動，你自己去拿。

孫悟空：你可帶路海島。

龍王：（對龍子）來，帶他前去。

龍子：隨我來。

〔龍子引孫悟空下〕

龍王：哈哈！

龍女：爹爹，那定海神針乃鎮海之寶，焉能輕輕送與他人呢？

龍王：小孩子家曉得甚麼！鎮海之寶焉能白白送他！想定海神針，重有三萬六千斤，我說送他，他是怎麼拿得動呢？猴頭上了爲父的當了！哈哈！（進門，見蝦、蟹）哪！你們這些無用的蠢材！怎麼教那猴頭進來！真真該死！

〔蝦、蟹跪倒謝罪。龍子急上，作手勢稟告孫悟空已取得神針〕

龍王：（大驚）啊！（急出門）

〔孫悟空持棍上。龍王驚嚇縮回身，孫悟空舞棍。龍王驚視，並向龍子暗示搬請

其他三海龍王，安排兵將，分頭埋伏，準備暗算孫悟空等手勢〕

孫悟空：（舞畢）哈哈！好個粗重的兵器，被俺用縮小之法，將他變得是不輕不

重，剛剛的趁手！哎呀好寶貝，好寶貝，好寶貝呀哈哈！（欲走）

龍王：（急上前）哎呀大聖，大聖！鎮海之寶，亂動不得！快些放下！

孫悟空：噯！方才你已講過，我若拿得動，就送與我了！

龍王：噯！哪有此事！快些放手！

孫悟空：豈可言而無信，你與我撒手！

龍王：這還了得！與我拿下了！

〔蟹上前，被孫悟空踢倒；孫推開龍王；三龍王引衆龍子上，孫悟空扛棍跑下；衆

龍子追下〕

龍王：猴頭欺人忒甚！與我脫袍、抬刀、殺！

〔蟹、蝦抬刀，龍王取刀引衆追下〕

第五場

〔孫悟空得意地扛棍上，圓場；蛟魔王、獅狒王、四小猴、牛魔王等迎上〕

孫悟空：大哥，你們來了！來得正好，他們追來了！

牛魔王：閃開了！殺！

〔孫悟空下。蝦、蟹及衆龍子、龍女追上，開打；蛟魔王、獨狻王與龍王上開打；孫

悟空上，戰敗衆龍子、龍女、蝦、蟹，最後打敗龍王，摘取其盔，龍王等敗下」

孫悟空：回山哪！

〔衆同下〕

——劇終——

一九五四年 四月

19



定價 ¥ 4,000